

胡仁乌力格尔的口述史研究——以扎鲁特旗为例

哈斯木其尔, Ariunbold.A*, Narantsatsral.Delgerkhuu*

蒙古科技大学社会人文学院, 蒙古国 乌兰巴托 14191

DOI:10.61369/EST.2026040025

摘 要： 本文以扎鲁特旗胡尔奇口述史为例，采用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梳理胡尔奇传承群体的生存现状，剖析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面临的核心问题，并探索可持续的传承路径。研究旨在通过口述史的鲜活叙事，揭示胡尔奇作为蒙古族民间艺术传承者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 键 词： 胡尔奇；口述史；非遗；传承与保护

Oral History Research on Khurn Uliger —A Case Study of Jarud Banner

HASI, MUQIER, Ariunbold.A*, Narantsatsral.Delgerkhuu*

Social and Humanities College of Mongol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laanbaatar, Mongolia 14191

Abstract： Taking the oral history of Khurqi in Jarud Banne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s combining in-depth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living status of the Khurqi inheritance group. It analyzes the core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explores sustainable inheritance paths. Based on the vivid narratives of oral history,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historical status and cultural value of Khurqi as inheritors of Mongolian folk art,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 for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KHurqi; oral histor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引言

胡仁乌力格尔，蒙古语意为“说书”，传承于内蒙古东部地区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蒙古族民间说唱艺术形式。胡仁乌力格尔——说书人被称为“胡尔奇”，是集说唱、演奏、创作于一体的艺人，是蒙古族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力量。他们以四胡（四弦琴）为主要伴奏乐器，通过“乌力格尔”（说书）、“好来宝”（即兴演唱）等艺术形式，讲述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英雄史诗，是反映蒙古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的“传承者”。

一、扎鲁特旗胡尔奇的口述史访谈与资料分析

（一）口述史访谈设计与实施

本次研究以扎鲁特旗境内健在胡尔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化工作者为核心访谈对象，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围绕“学艺经历、表演生涯、传承方式、艺术认知、生存现状、困境感受”六大核心维度设计访谈提纲。2024—2025 年，两年时间内先后实地走访扎鲁特旗鲁北镇、前德门苏木、乌力吉木仁苏木、阿日昆都楞镇等胡尔奇聚居地，完成对 12 位胡尔奇（含 1 位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3 位文化工作者、其他均为民间工作者）的一对一访谈，累计录音时长超 60 小时，整理口述文本约 5 万字；同时通过线上问卷调查方式，补充多方视角资料。

（二）扎鲁特旗胡尔奇的艺术传承脉络

从口述资料梳理可见，扎鲁特旗胡尔奇传承以师徒口传心授为核心，辅以家族传承，形成清晰的地域传承谱系。

师承体系与学艺路径：传统胡尔奇学艺多依赖“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无统一的技艺标准且多依赖师徒缘分。大部分学徒为十多岁的青少年，因热爱说唱或家境贫寒拜师，拜师需行传统礼仪，确立师徒名分后，学徒跟随师傅学习技能，少则 3—5 年，多则 8—10 年，直至能独立完整说唱长篇故事、应对各类场合表演，方可出师。由于无固定遴选标准和授艺流程，导致同一曲目、同一板式在不同传承人手中出现风格偏差、个性化等问题。当前，师承体系更具规范性和完整性。扎鲁特旗通过建立非遗传承管理制度，形成了“遴选—考核—签约—授艺—出师”的全

作者简介：哈斯木其尔（1986—），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文化学。

通讯作者：

Ariunbold.A（1985—）男，蒙古族，蒙古国乌兰巴托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历史学研究；

Narantsatsral.Delgerkhuu（1977—）女，蒙古族，蒙古国乌兰巴托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历史、文化与旅游系主任，艺术与文化。

流程规范体系。学员需先通过基础考核,包括四胡演奏基础、蒙古语口语表达、传统文化素养等核心内容,达标后方可获得拜师资格;师徒双方需通过正式拜师仪式。明确授艺内容、授艺时长、考核标准及双方权利义务;以达布白拉(自治区级传承人)培养传承人为例,他严格按照该流程收徒,先后培养20余位传承人,均通过系统考核顺利出师^[1]。

家族传承与地域流派:扎鲁特旗胡尔奇存在明显家族传承现象,如琶杰家族、毛依罕家族后代多从事说唱艺术,形成“家族式传承链”。例如,拉西劳斯尔老人作为琶杰大师的侄子,一生深耕胡仁乌力格尔、好来宝等曲艺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为扎鲁特旗胡仁乌力格尔师传体系的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老人自幼师承大伯琶杰,系统学习《格斯尔》史诗及乌力格尔、好来宝等说唱技艺,深得琶杰艺术精髓。再者,受地域文化、语言习惯、表演风格影响,扎鲁特胡仁乌力格尔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即以传统莽古斯乌力格尔(英雄史诗)的吟唱方式为根基,深度融合汉族历代英雄故事与经典长篇小说,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形态。因此,扎鲁特胡仁乌力格尔唱腔高亢雄浑、节奏明快、语言质朴,注重情感表达与现场互动,与其他地区流派形成鲜明区别^[2]。

表演场景与社会功能:传统胡尔奇表演场景多元,涵盖那达慕大会、庙会祭祀、婚嫁娶、牧民聚会、冬闲娱乐等,是蒙古族民间重要的文化活动与精神娱乐方式。胡尔奇不仅是艺人,更是草原文化的传播者、历史的讲述者——通过说唱英雄故事传递勇敢、忠诚、团结的价值观,通过蒙古族民间故事教化牧民尊老爱幼、和睦相处,兼具娱乐、教化、传承三重功能。访谈中,70多岁的胡尔奇古如回忆:“16岁开始才对胡仁乌力格尔感兴趣。由于小时候隔壁家(聚会)邀请胡尔奇说唱,傍晚去听胡尔奇说唱《唐朝十六代故事》,我便跟着背故事、学唱腔,四天的时间就学会了。”访谈中多位艺人提及:“过去村里没有电视、手机,牧民冬闲时围着听胡尔奇说唱,一听就是几天几夜,胡尔奇是我们最受欢迎的人。”

(三) 胡尔奇的艺术实践与文化认知

1. 表演内容与特点:扎鲁特旗胡尔奇说唱内容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传》)、历史传说、民间叙事诗、现代改编故事为主,兼顾传统文本与即兴创编。核心技艺包括四胡独奏/伴奏、蒙古语说唱、唱腔板式转换、故事即兴扩充、现场互动表演五大类,要求艺人兼具演奏能力、记忆力、创编能力与舞台表现力等。与书面文本不同,胡尔奇说唱强调“活态性”,同一故事不同艺人、不同场合会有不同演绎,融入个人理解与现场情境,形成独特的口头艺术魅力^[3]。

传统胡尔奇说唱作为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的重要载体,其表演形式具有篇幅冗长、内容繁复的鲜明特征,这一特点既为胡尔奇的个人艺术创新提供了充足空间,也契合了当时的生活与娱乐语境。随着社会发展,现代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民众的娱乐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传统胡尔奇说唱的原有形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需求。为实现文化传承与时代适配的平衡,当代胡尔奇对表演形式进行了适应性调整,摒弃了传统的叙事模式,转而选择简短故

事进行演绎,或将传统长篇故事拆解为多个片段分段说唱,在保留核心文化内涵与说唱技艺的基础上,缩短单场表演时长,贴合现代民众的审美与时间需求,推动胡尔奇说唱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

文化身份与认知:受访胡尔奇普遍将胡尔奇视为神圣的文化身份,而非普通职业。他们认为,胡尔奇传承的不仅是说唱技艺,更是蒙古族的历史、语言、信仰与文化根脉。受访者白赛那身为扎鲁特旗乌兰牧骑专职文化工作者,同时是扎鲁特旗胡仁乌力格尔琶杰—毛依罕流派重要传承人拉西散斯尔的弟子,双重身份赋予其独特的传承视角与责任担当。他跟随拉西散斯尔系统学习,完整承袭了师门的艺术精髓,熟练掌握《格斯尔》英雄史诗、传统乌力格尔、好来宝等各类说唱技艺,成为该流派在当代扎鲁特旗的重要传承力量。作为乌兰牧骑文化工作者,他更肩负着民族文化传播、非遗普及推广的公共使命,将民间传承与公共文化服务相结合,进一步拓宽了胡尔奇文化的传播路径^[4]。

在文化认知层面,白赛那有着深刻且坚定的民族文化自觉,对自我文化身份有着清晰、完整的定位。他在访谈中多次语重心长地向作者强调《格斯尔》史诗研究与传承的核心价值,明确阐释了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对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坚定认为胡尔奇是承载民族艺术价值、传递民族精神的核心载体。

二、扎鲁特旗胡仁乌力格尔的传承困境与发展策略

(一) 扎鲁特旗胡仁乌力格尔的传承困境

在现代化、城镇化与流行文化冲击下,扎鲁特旗胡尔奇同许多传统口头文艺一样,面临严峻的传承危机。这种困境并非单一因素造成,而是传承主体、受众基础、文化生态、社会支持等多方面问题交织的结果。本次调研通过发放18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76份,有效回收率97.8%),结合实地访谈,进一步量化了胡尔奇艺术的传承困境,为后续发展策略的制定提供了数据支撑。

1. 受众群体急剧萎缩,文化需求减弱

胡尔奇艺术的生存高度依赖听众基础,而当代社会的受众结构已发生根本性改变。一方面,传统受众以中老年牧民为主,随着年龄增长,现场参与能力下降;受年轻一代语言环境与流行文化影响,对传统蒙古语叙事内容及艺术呈现“淡漠化”。另一方面,现代娱乐方式高度丰富,短视频、影视剧、网络游戏等占据了大量闲暇时间,传统说唱因其节奏较慢、形式单一,很难与现代表媒竞争。问卷调查显示,91.5%的受访者表示“日常娱乐主要选择短视频、影视剧等现代媒介”,仅有8.5%的受访者表示“会主动收听或观看胡尔奇表演”,且多数为偶尔观看,胡尔奇艺术的受众黏性极低^[5]。

2. 传承主体胡尔奇呈现老龄化

当前扎鲁特旗能够完整演唱传统长篇节目的胡尔奇多为高龄艺人或极少数非遗传承者,普遍年龄较大,在受访的胡尔奇艺人及相关从业者中,56岁及以上群体占比高达80%以上。他们身体条件与记忆能力逐年下降趋势,能登台表演的次数越来越少。与

此同时,年轻传承人严重不足,已成为最突出的问题。问卷调查显示,78.4%的受访者认为“收入不稳定、经济回报低”是不愿学习胡尔奇技艺的首要原因,65.3%的受访者表示“学艺周期过长、难以坚持”,尤其年轻群体更倾向于选择见效快、收入稳定的职业,不愿长期投入一种难以稳定就业的技艺。

3. 文化生态发生巨变,生存土壤弱化

胡尔奇艺术诞生并成长于草原游牧与半农半牧文化生态之中,其表演场景、叙事内容、价值观念都与传统生活方式紧密相连。随着城镇化推进、定居普及、生产方式转型,原有的文化生态发生深刻改变。那达慕、庙会、牧区集体聚会等传统表演场景不断减少;问卷调查显示,82.4%的受访者表示“近年来参与过的胡尔奇现场表演不足2次”;以口头文学为核心的知识传递方式被文字、图像、数字媒介取代。胡尔奇艺术失去了原本自然的生存环境,活态传承能力显著下降。

此外,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多停留在“非遗符号”层面,普通民众对胡尔奇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精神价值理解不足,文化自觉与保护意识不强,也进一步削弱了其社会基础。

(二) 扎鲁特旗胡尔奇的发展策略

面对扎鲁特旗胡仁乌力格力的传承危机,单纯的被动式保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对该非遗项目进行抢救性保护的基础上,通过资源整合实现有效传承与创新性发展,才是摆脱传承困境、推动其长远存续的核心路径。构建科学完善的传承体系,健全传承机制,方能为胡仁乌力格力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提升其传承活力与发展可能性。

1. 加强抢救性记录,完善口述史与档案建设

当前,扎鲁特旗胡仁乌力格力传承工作中最紧迫的任务,是对高龄胡尔奇(说唱艺人)开展全面、系统的抢救性记录工作。目前,虽已由文化主管部门牵头,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力量,启动了胡仁乌力格力相关口述史的系统性记录工作,但实践过程中仍存在记录间断、内容不完整、细节缺失等问题,未能完整地留存非遗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

今后,需持续深化对高龄胡尔奇的抢救性记录工作,通过深度访谈、唱腔现场采集、传统曲目系统整理、全程影像录制等多元方式,在现有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口头传承资料的数字化转化。同时,依托抢救性记录成果,系统编辑出版胡尔奇艺人传记、说唱文本精选集、蒙汉双语对照故事集等典籍资料,为胡仁乌力格力的后续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及教学实践,提供翔实、可靠的基础支撑。

2. 构建传承体系,培育年轻接班人

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核心在于年轻一代的培育与接力,需

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传承体系,为非遗传承注入新生力量,具体可从三方面推进:其一,强化师徒传承模式,助力非遗技艺代际传递。针对非遗传承后继乏人的现状,应建立健全传承激励机制,设立专项传承补贴,明确补贴标准与发放流程,鼓励资深老艺人、省级非遗传承人主动收徒传艺。其二,深化校园传承实践。聚焦蒙古族青少年群体,在蒙古族学校常态化开设胡仁乌力格力兴趣班,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设计兼具趣味性 with 知识性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对胡仁乌力格力的学习兴趣,引导青少年了解非遗文化的历史价值与民族内涵,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其三,扩大传承覆盖范围。通过持续开设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非遗培训班,拓宽传承人才选拔渠道。例如,胡仁乌力格力非遗传承人达布白拉老师,长期坚持走进校园开展公益演出,主动承担非遗教学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传承责任,为培育年轻接班人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3. 创新表演形式与传播方式,扩大受众基础

在文化传播环境快速迭代的背景下,胡仁乌力格力的传承与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以内容创新、形式融合与多元传播拓宽受众覆盖面,增强艺术生命力。内容层面,在忠实保留传统史诗叙事、经典故事框架与民族文化内核的前提下,结合时代发展主题进行艺术创新,围绕新时代草原风貌、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实践等现实题材创作新编曲目,使作品更具时代贴近性与现实感染力。形式层面,打破单一说唱表演局限,推动胡仁乌力格力与马头琴演奏、安代舞、蒙古族民歌等本土艺术形式跨界融合,丰富舞台表现层次与视听效果,打造兼具民族特色与现代审美特征的文艺作品。

三、结语

扎鲁特旗胡仁乌力格力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与代表性,以此为典型展开研究具备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运用口述史研究方法,对相关资料进行系统搜集、整理与分析,并深入探析其传承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通过对胡尔奇开展口述访谈,完整记录其从艺历程、技艺传授方式、曲目编创特点等一手信息,同时结合当地乌力格力博物馆馆藏文献、电台录音等史料进行考证与互证,梳理了扎鲁特旗胡仁乌力格力的传承现状及问题的存在。研究发现,当前该艺术形式面临传承人年龄结构老化、年轻受众群体萎缩、传播方式相对滞后等现实困境。据此,从完善师徒传承机制、推进校园传承教育、创新艺术表现形式、搭建全媒体传播矩阵等方面提出发展策略,可为扎鲁特旗胡仁乌力格力的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与支撑。

参考文献

- [1] 吴桐. 科尔沁右翼中旗乌力格力的保护与传承研究[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
- [2] 朝戈金. 口传史诗文本的类型——以蒙古史诗为例[J]. 民族文学研究,2000(4):9-12.
- [3] 胡义日格. 新媒体环境下胡仁乌力格力的传播影响研究——以“扎鲁特旗乌额格其苏木”为例[D]. 内蒙古师范大学,2024.
- [4] 齐散包. 胡仁·乌力格力曲艺中的儒释道融合观[J]. 中国宗教,2025(4):72-73.
- [5] 刘朝阳,邹玲. 基础教育口述史研究的可行性[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28(4):116-119.